



史記卷五十八

王尚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青撰

王莽

美立宋

中郎外

兵曹參

軍裴

駟集解

外王

王干唐

國子博

士弘文

館學士

司馬貞

索隱

字干

大司唐

諸王侍

讀率府

長史張

守節正

義

二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

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

次子參次子勝

正義漢書勝作揖又云諸姬生代孝王

書姓故云

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

集解徐廣曰

諸姬也

都中都

正義

正

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一

括地志云中故城在汾州平通縣西十二里以參為太原王集解徐廣曰都

志云并州太原地名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正義括地

伯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即此城是也正義括地

王集解徐廣曰都睢陽景帝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括地志云

宋州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

文帝封子武於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集解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

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

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

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集解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括地志云清河王徙

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

梁懷王懷王最小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

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

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索隱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

至十一年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

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

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

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

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集解文穎曰地名索隱按

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殺

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二

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

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駟案

漢書音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集解

曰在陳留圉縣駟案司馬彪曰圉有高陽亭也索隱

志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

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築謂建也白虎通云

生物方三百餘里索隱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封

宋城縣東南十里葛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

援巖栖龍岫鴈池鶴洲鳧島諸宮觀相連奇果佳樹瑰

禽異獸靡不畢備俗人言梁孝王竹園也廣睢陽城七十里索隱蘇林云廣

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下和

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集

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

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如淳曰在梁東

北離宮所在也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

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院西京雜記云有落猿巖

鳧洲鴈渚連亘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漢

天子法駕三十六乘大駕八十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

言趨入言警索隱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

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

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周禮有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奇表譎恠非常也奇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

音紀宜反表音斜也

且百巨萬索隱如淳云巨亦大與大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萬萬珠玉寶器多

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

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集解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

駕六馬耳天子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

副車駕駟馬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

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正義著竹畧反籍謂

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

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隱袁盎云漢家法

周道立子是有關涉之說於帝也一云竇太后議格

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

集解如淳曰竇閣不得下索隱張晏云格止也服虔云

格謂格閣不行蘇林音閣周成雜字竇閣也通俗文云

高置立竇棚云竇閣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嗣事由此

字林音紀又音詭也

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

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

意梁王索隱謂意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

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

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正義姓軒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

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

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

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索隱漢書作梁山

述征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括

地志云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即獵處也

有獻牛足出背上索隱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

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北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

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 孝王惡之六月

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索隱述征記碣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

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

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

國索隱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

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

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

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

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

梁平王襄

索隱漢書作讓

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

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

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

金

集解鄭德曰上蓋刻爲雲雷象

索隱應劭曰

孝王誠

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

王太后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

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

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

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

集解晉灼曰許

慎措置措以爲竿

索隱措音迮側格反漢書王陵傳

迫迮前隊皆作此字說文云迫竿也謂爲門扉所竿

遂

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

士通亂

正義張先生舊本有士字先生疑是衍字又不

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也

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

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

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

索隱韋昭云犴音岸

按類犴反人姓名也反字或作友

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

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

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

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尙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

案隱地理志桓邑關

孝景中六

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

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集解如淳曰以是爲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

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

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索隱竇嬰袁盎皆言

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

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

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

乃封小弟以應縣索隱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

成王之弟或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是後成汲冢古文云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也

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

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干

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

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

而授之周人尙文尊尊謂尊祖之正體故立其子尊其祖也

索隱殷人尙質親親謂親其弟

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

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

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
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
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
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
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
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
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
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

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
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劔劔
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
來治此劔索隱謂梁國之郎是孝王官屬某子史失其姓名也以此知而發覺

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
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
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
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

大禮來還至霸昌廐

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八里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

史記卷五十八 世家 十一
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
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
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
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
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廣策雖
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醜孫羊竇嬰正
議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相望禍成
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昌

史記卷五十八

史記卷五十八考證

梁孝王世家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歸有
光曰安國傳因長公主謝太后事在前非爲勝詭事
使乘布車集解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比喪人○顧炎武
曰乘布車謂微服而行使人不知耳無降服自比喪
人之意

史記卷五十八考證

史記卷五十九

漢 太史

令司馬遷王撰外立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王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索隱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司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

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闕音邊程姬子曰餘非端賈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

一

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

乘舜索隱姁音況羽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索隱漢書

云大行令奏諡法日聰明睿智日獻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

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集解駟案漢名臣奏杜業奏

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

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艱然難

之謂獻王日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

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問以五策按漢書詔策

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被服言常子共王不

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索隱漢書云授諡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

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大

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墻垣為宮索隱服虔云宮外

牆外行馬內田音人椽反又音軟上徵榮榮行祖於江

陵北門索隱祖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日祖也風俗通云

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為祖神又崔浩

知其何據蓋見其謂之祖因為嫫祖非也據帝系及

本紀皆言嫫祖黃帝妃無為行神之由也又聘禮云出

祖釋軼祭脯酒而已按今祭禮以軼壤土為壇於道則

用黃羝或用狗以其羝血鬻左輪正義荆州圖副云漢

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坐侵廟墻地為宮被徵出城

北門而車軸折父老共流涕日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郵

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存而不啓蓋為榮不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五十九

世家

道終也 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從太子廢後乃為王也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正義晚節猶言末年時嗇貪恡也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索隱諡法好更

故舊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

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

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

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

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

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集解蘇林曰淖音泥淖

義女夜使人迎與紆服舍中索隱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云建

召易王所愛淖姬等十人與姦服舍中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

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

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索隱漢書云建女弟徵

喪來歸建復與姦也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

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

子為膠西王索隱按逸周書諡法云能優其德曰于端為人賊戾又陰痿

正義委危反不能御婦人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為郎

為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

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

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集解

蘇林曰為無所訾錄無所省錄正義顏師古云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能視錄資財府庫壞漏盡

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

去衛索隱謂不置宿衛人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為布

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

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索隱究窮也故郭璞云究謂窮

盡疆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

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立四十七年

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
 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
 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刻害深無仁恩好法律持
 詭辯以中人索隱謂詭誑之辯以傷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
 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
 至彭祖衣阜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謂彭祖自為二千石掃除
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
 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
 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
 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

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

集解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也權者禁他家獨王家

得為之索隱權音角獨言權謂酷權也會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賈僧以取利若今之知市矣韋昭則訓權為平其注解亦得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

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為姬甚愛

之彭祖不好治宮室襪祥

集解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按埤蒼云襪祆祥也列子云荆

人鬼越人襪謂楚信鬼神越信襪祥者也

好為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

夜從走卒行徼

索隱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境界

邯鄲中

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
 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

立太子中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為中山王十四年

孝景帝崩勝為人樂酒正義樂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

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

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

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漢書

濟川中山王等來朝聞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大臣

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雄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

之好可謂漢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為中山王

索隱漢書昆侈諡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蘇武對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

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

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為識令女史見之王祭神女賦

以為脫桂裳免簪笄施玄的結羽釵的即釋名所云也

說文云姘女汚也漢律云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

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

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

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集解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

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惟問之對曰臣立二十

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集解服虔

為長沙王一國本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十二年

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漢書齊諡繆王齊有幸臣桑距已

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

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

幸臣所忠等索隱漢書告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

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

備候淮南之起集解應劭曰樓車所以窺看敵國營壘

人謂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索隱左傳云登樓車以窺宋

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及吏治淮南之

事辭出之集解如淳曰窮治其辭出此事寄於上最親集解徐廣曰其

義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意傷之發病而死

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

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

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

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集解徐廣

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

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

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
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
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
集解蘇林曰音奪索隱鄒氏音之悅反許慎說文解字云他活反字從木稅以母無寵故亦
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
子商王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
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索隱媚音亡報反鄒氏作媚郭璞註三蒼云媚丈夫妒也又云
妒女爲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
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爲人數及
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

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

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

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集解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

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

騫索隱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

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

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

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

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

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適孽

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正義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集解徐廣曰國所出有皆入於王也得自除

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親睦栗姬既廢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儒服餘好宮苑端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禔福長沙地小膠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兒姁四王分封為六

史記卷五十九

史記卷五十九考證

五宗世家入多於國經租稅索隱經常也謂王家入多於國家常納之租稅○徐孚遠曰索隱不明謂王專權會之利故市租之入反多於田租也

蘇會之匪效市匪之人又冬效田匪也

效國案常解之匪解○斜罕發曰素訓不問歸王專

正宗世案入冬效國匪匪解案訓歸常也歸王家入冬

史記卷五十九考證

史記卷六十感無與百去疏林罪亦風宜專發塞之思

十少漢百安太史立車和令司馬遷同撰去詠

史大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命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光三王世家第三十宮師曰不喻史六平三日文申應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

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

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

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

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

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陛下幸

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

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

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耳丞非

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莊御

史大夫臣湯索隱張湯太常臣充索隱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李息太

子少傅臣安索隱任安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

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

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

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

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

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

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正義公古

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

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

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

義遵職愚懂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閔

集解徐廣曰一作關

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

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

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

且天非為君生民也

索隱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

非天為君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

城即股肱何勸

集解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觀也索隱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

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王君以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

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

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

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

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

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

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

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

終之後於鄩

索隱蕭何諡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鄩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鄩音嗟也

襄

厲羣臣平津侯等

索隱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公孫弘所封平津鄉

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

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

索隱武帝廣推

恩之詔分王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

索隱

謂諸侯王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
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列位失序不可以垂

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索隱齊王也臣旦索隱燕王也

之臣胥索隱廣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

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

有白牡騂剛之牲集解駟案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牲用

也騂剛赤春周牲也羣公不毛集解何休曰不賢不肖差也高山

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

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

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

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

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

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

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

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

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

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

等集解鄭立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皆因時而

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春秋昭至德定海

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謂王皇子或在繯綵而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一

世家

四

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

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

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正義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

氏正義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氏西戎國名在葱嶺之西也匈奴西域舉國奉師

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集解駟案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纓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

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云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

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

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

侯索隱謂立膠東王子慶為六安王常山臣青翟臣湯

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是也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

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

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

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

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

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

皇子臣閔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

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

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

議

集解徐廣曰蕭何之玄孫鄼侯壽成後為太常也

皆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

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

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

地圖

索隱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

也漢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

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

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

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閔為齊王旦為燕王

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

集解徐廣曰四

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

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

王曰於戲小子閔

索隱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

稀受茲青社

集解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

以立社索隱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為王受天子太社之

土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

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

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怠無歸附

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億不臧乃凶于而

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集解徐廣

日立八年
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為燕

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立社朕承祖考維稽古索隱褚先生解

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按匈奴傳其國

貴壯賤老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也是虐老也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

萌一作毗韋昭云毗民也三蒼云邊人云毗也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

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集解張晏曰時所獲三十二帥也降旗奔

師集解如淳曰偃其旗鼓而來降索隱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

淳云即昆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葷粥二軍非軍將葢戎狄酋帥有三十二君來降也

徙域集解張晏曰匈奴徙東也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悉爾心毋作怨

毋俛德集解徐廣曰俛一作非索隱蘇林云非廢也本亦作俛俛敗也孔文祥云菲薄也漢書作棐正

義俛音反毋乃廢備索隱褚先生解云言無符味反非教士不得

從徵集解張晏曰士不素習不應召索隱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不教而戰是謂

棄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

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年自殺國除

其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為廣

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

謂京口南至五湖之間索隱五湖者具區洮滈彭蠡青

荆州以南也五湖也草洞庭或曰太湖五百里故曰

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

佚毋邇宵人集解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張

馳騁弋獵鄒氏宵音謾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

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集解

徐廣曰立六十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

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

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疆而王室安自古至

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

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

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

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

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且社惟立宵人

不邇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
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
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其事而

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閔閔

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

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裏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

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

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

一子為朝陽侯正義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一子為平曲侯正義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郡一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子為南利侯正義括地志云南利故城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

弘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括地志云高密故城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

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

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廣陵王

共發兵云立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十二城如元

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天子以骨肉之故

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并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

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

反自殺國除燕土燒塙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

故誠之曰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

邊民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俛德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於側也會武帝年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且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

索隱案昭帝鉤弋夫人所生武

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犬各吠非其主太中宗正人臣之職亦當使燕喻之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

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

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往使

燕風喻之

索隱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之不知時何人公戶姓滿意名為太中大夫是

使二人又有侍御史二人皆往使治燕王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正

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實武帝

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

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
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
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
禮文章爾雅索隱爾近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
為近故云爾雅相承云周公作以教成
王又云子夏作之以解詩書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姓也索隱
內云
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也內合言同
姓宗正是也外合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周公輔成
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尙能寬王今昭帝始立
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
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直行無敢所阿恐

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
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
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
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
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
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
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
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

中

集解徐廣曰滌者浙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白芷
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滌如禮滌漚之
滌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
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

史記卷六十一 世家
旦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

兩子一子爲安定侯正義漢表在鉅鹿郡立燕故太子建爲廣

陽王以奉燕王祭祀正義括地志云廣陽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三十七里

史記卷六十

史記卷六十考證

三王世家○柯維騏曰太史公書原缺三王世家獨其贊語尚存故褚先生取廷臣之議及封策書補之

續蕭文終之後於鄼索隱蕭何初封沛之鄼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贊音嗟也○臣照按年表鄼廢而紹

以筑陽筑陽廢而紹以武陽武陽廢而紹以鄼索隱于年表及蕭相國世家俱只辨音贊之非音嗟並無續封南陽應音嗟之鄼之說此處所云不知何本且紹封筑陽改武陽亦俱並注明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並見荀卿子○臣

照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
無徒從之也

偕往使燕風喻之索隱皆往使治燕王也○燕王監本
訛作廣陵今改正卅宋其只轉音變之其音製並無

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滌中○荀子勸學篇作蘭槐之
根是為芷其漸之滌也○

蘇散文學之類也

史記卷六十考證

史記卷六十一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王伯夷列傳第十

示天下索隱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
故曰列傳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執詩書雖缺然虞夏之

文可知也索隱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

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
刪以二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今百篇之內見亡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四十二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堯典舜典堯
大禹謨備言虞夏禪讓之事故云虞夏之文可知也堯
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

職數十年正義舜禹皆典職事二十餘年然後踐帝位功用既興然後授政

示天下重器索隱言天下者是王者之重器故莊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則大器亦謂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

許由正義皇甫謐高士傳云許由字武仲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

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時有巢

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

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

道不通誰能見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汗吾犢口

牽犢上流飲之許由歿葬此山亦名許由不受恥之逃

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索隱說者謂諸子雜記也

然堯讓於許由及夏時有卞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

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經史唯稱伯夷叔

齊不及許由卞隨務光者不少槩見何太史公曰余登

箕山索隱蓋揚惲東方朔見其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

所聞由光義至高索隱謂太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

箕山洗耳於潁水下隨自投於桐水其文辭不少槩見

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

何哉索隱按槩是梗槩謂略也蓋以由光義至高而詩

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實也正義槩古代反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
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
異焉索隱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
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采薇之詩是也

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今其詩云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

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諡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

孤竹國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索隱劉氏詞蓋謂其年老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歸就西伯也

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

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集解馬融曰

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薇蕨也爾雅云蕨鰲也正義陸璣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

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西山

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之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

歸矣索隱犧農虞夏敦樸禪讓之道超忽久矣于嗟徂

兮命之衰矣索隱吁嗟嗟歎之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

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索隱太史

公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怨邪又疑其云非是怨邪
正義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陽山在隴西首
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
偃師縣西北又孟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
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凡
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
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若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
死又下詩登彼西山是今清源縣音陽山在岐陽西北
明即夷齊也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
善人者非耶索隱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積
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
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厭言飲也謂不飢飽
日糟糠之妻是也然顏子一而卒蚤天天之報施善人
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索隱跖與跖同並音之石反
正義按蹠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
惠弟為天下大盜故世放古號之盜蹠

劉氏云謂取人肉為生肝非也莊子云
陌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謂兇暴而惡戾也鄒誕生恣音資雖音千餘反劉氏恣
音如字雖音休季反恣雖謂恣行為雖惡之貌也正義

雖仰白目怒貌也言盜蹠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
兇暴惡戾恣性怒白目也

壽終集解駟案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
弘農華陰山潼鄉按盜跖即柳下惠弟也索隱直

音如字直者當也或音值非也潼音同按潼水名因為
鄉今之潼津關是亦為縣正義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

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是遵何德哉
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未詳也

索隱言盜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此其尤大彰明較著
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而致此哉

者也索隱較明也言伯夷有德而餓死盜跖暴戾若至
而壽終是賢不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證

乾隆四年校刊

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

索隱謂若魯桓楚靈晉獻齊襄之比皆是

或擇地而蹈之索隱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畏足高山之項竄跡滄洲之濱是也

時然後出言索隱論語夫子時然後言

行不由徑索隱澹臺滅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

勝數也索隱謂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憤或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

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索隱太史公惑於不軌而逸樂公正而遇害為天道之非而又邪深

惑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

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為天道不敢的言是非

故云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正義太史公引孔子

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故曰富貴如可求雖

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

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集解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

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集解孔安國曰所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集解何晏曰大寒之後眾木

皆死然後松栢少凋傷平歲

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

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

容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彰見故上文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先為此言張本

也正義言天下民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也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

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

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

齊由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自此以下雖論

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

乾隆四年校刊

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
 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
 卒後陷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君子疾沒
 世後懼名湮沒而不稱若夷齊顏回潔行立名後代稱
 述亦太史公欲漸見索隱賈誼也作鵬鳥賦云
 已立名著述之美也

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貪夫徇財正義徇才迅反徇求也

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馮者恃也音
 至死不休故云死權也

眾庶馮生索隱馮者恃也音
 馮恃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
正義太史公引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徇財烈士徇名
 夸者死權眾庶馮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

同類相求正義

生乃成其史記

雨而柱礎潤謂

雲從龍風從虎集解王肅曰龍舉而景
 同德者相應

聖人作而萬物覩集解馬融曰作起也
 龍風從虎也

索隱又引此句者謂
 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覩見故已今日又得
 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

正義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

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
 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引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
 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歿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
 記使萬物見覩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
 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
 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
 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
 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
 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
 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

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正義伯夷叔齊雖有
 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

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
 得太史公作述而世事益覩見

行益顯索隱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

巖穴之士趨舍有
 以喻顏回因孔子而名彰

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義趨音趨舍音捨趨
 向也捨廢也言隱處之

士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

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 **正義** 砥音旨礪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託

貴大之士何得封侯爵賞而名留後代也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一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

伯夷列傳○監本有小注云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

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跡全乖不宜同

傳先賢已有成說今則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

周同為傳其韓非可居商君傳末正義本老子莊子

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年

奉勅并為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

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御邪人未有佛

教可導故列老莊於申韓之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

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蓋唐崇老教謬取老子居列

史記卷六十一
傳首而與伯夷合爲一卷甚爲無謂夫奔義激世莫先伯夷而老莊法意流爲申韓太史公敘述自有深意豈宜妄爲軒輊今以伯夷傳居首爲一卷次以管晏爲一卷次以老莊申韓爲一卷以復太史公之舊云臣照按升老子于伯夷之上誠爲開元時謬見而張守節避之良可嗤笑明監本改依太史公之舊是矣但不著改之者之名不知語出何人今若仍刊卷首後人讀之轉生迷惑是以刪去其小司馬妄議史公老子韓非同傳欲加改竄殊屬無謂亦并刪焉而史著之于此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曰也。臣照按史家所爲史贊者自東漢後漸有其稱馬遷之時惡有是哉其作伯夷管晏列傳全以議論行文與別傳迥別何獨致疑于太史公曰四字也登箕山而見許由冢者蓋司馬談遷蓋述父語云爾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索隱謂伯夷讓德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輕謂夷齊由光等也○顧炎

武曰其重若彼謂人之重富貴也其輕若此謂清士之輕富貴也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史記卷六十一考證索隱曰其重若此其輕若彼豈以其重若此其輕若彼哉

史記卷六十二

漢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合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索隱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

上縣正義韋昭云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

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索隱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

常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不以爲貪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二

列傳

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

則高侯與叔牙足矣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韋昭云鮑叔齊

大夫姬姓之後鮑叔之子叔牙也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日老二曰慈

三日孤四曰疾五日獨六曰病七日通八曰賑九曰絕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賈分財利正義賈音古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

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

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

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

知人也正義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

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正義齊國東濱海也通貨

積財富國疆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索隱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一 齊世家

二

其書有此言今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

服度則六親固正義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

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集解管子曰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

而易行正義言為政令卑下鮮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

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

功貴輕重慎權衡義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正

恥辱甚貴重之有桓公實怒少姬義謂怒蕩舟歸南

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

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正義今齊

州東河也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義沫音妹左傳作管仲因

而信之正義以劫許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

政之寶也義與之是知此為政之所寶也管仲富擬於公

室有三歸反玷正義三歸三姓女齊人不以為侈管仲

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正義括地志云管仲冢在

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

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

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

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

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後百餘年而有晏子

焉集解駟案劉向別錄曰萊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義者今東萊地也名嬰

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正義晏子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索隱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索隱世本及系本靈公名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曰

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正義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正義

行下孟反謂君不知已正義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

增脩業行畏責及也正義衡秤也謂國無道則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正義

制秤量之可行即行正義在縲繼中正義縲音力追反縲黑索也繼繫也晏子春

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為晏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案與此文小異

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

請絕晏子懼然正義懼牀縛反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

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

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

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

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

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

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

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

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

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

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

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集解駟案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及晏子春秋索隱嬰所七畧云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也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詳哉其言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

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

乃稱霸哉

正義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為周道衰桓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

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語曰將順其美匡小之云蓋為前疑夫子小管仲為此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義言管仲相齊順百姓

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

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

索隱左傳崔杼弑莊公晏嬰入

枕莊公尸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

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

鞭所忻慕焉

索隱太史公之美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為僕隸為之執鞭亦

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為福危言獲全孔賴左衽史忻執鞭成禮而

去人望
存焉

史記卷六十二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管晏列傳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

封邑者十餘世索隱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

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

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

耐涉產微凡十代世譜同○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

鮑叔而索隱所注似言管氏不知何故謂當繼東南

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正義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鄭國語無猛字謝爾幹夫也○徐學欒曰鄭爾陰不之

慎權衡正義權衡謂得失也○徐孚遠曰權衡鈞石之類蓋與民取平之意正義非也昔世更益不苛也○晏子儼然正義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桓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桓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也○徐孚遠曰此注雜在越石父事中為不倫也

史記卷六十二考證

史記卷六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老子者

正義朱韜玉札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一名重耳外

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踈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門足蹈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而左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割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天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眾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集解駟案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

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

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屬陳今檢地理志苦縣實屬淮陽郡苦音怙

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

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厲音賴晉太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

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

索隱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

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

史也 索隱按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子為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為官名

周守藏室之

浪反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 索隱大戴 **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

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索隱劉氏云蓬累猶扶持

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

也 正義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

蓬其狀若幡蒿細葉蔓生於沙漠中風吹則根斷隨風轉移也幡蒿江東呼為斜蒿云 **吾聞之良**

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索隱良賈謂善貨賈

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

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

色與淫志 正義姿態之容色與淫慾之 **是皆無益於子**

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李尤函谷關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彊其兩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駟案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

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迹謂視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為牆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菹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蓋或皆疑辭也世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

乾隆四年校刊

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

三十九年集解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

王者出焉索隱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又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

與此傳離合相反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意義亦並不違

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

段干集解駟案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

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

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邪宗子注索隱音鑄正注子宮宮玄孫假

索隱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正義作瑕音霞

王邛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索隱絀音

黜黜退而後之也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

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造為而自化清淨不撓而民自歸正也

莊子者蒙人也集解駟案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郭緣生述

征記云蒙縣莊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

州宛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

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

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

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率音

律寓音遇率猶**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篋猶言開篋胠

去劫反**正義**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

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

求名譽咸以喪身非**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詆音邸訛

抱素任真之道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

也**實****索隱**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

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

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

居畏累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

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

福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庚桑然善屬書離辭**正義**

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屬音燭離辭猶**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剽正妙反

力折其辭句

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索隱**

洗洋音汪羊又音晃養又**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

作癢**正義**洋音翔己音紀

威王聞莊周賢**正義**威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

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

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孤小也特也願為

也豚小豬臨宰時願**子亟去****索隱**音棘

為孤小豚不可得也**無污我****索隱**烏故反

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污瀆音烏讀**無為有國**

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莊子云莊子釣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五

往日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申子名不害按別錄云京今河東南南二十里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

索隱術即刑名法術

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

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集解駟案劉向別錄

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過太史公所記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正義阮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卷也

九年虜王

喜刑名法術之學

集解駟案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

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於黃老

索隱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韓

非之論詆駁浮淫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未為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

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

非為人口吃

正義音訖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

李斯俱事荀卿

正義孫卿子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斯自

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韓王安也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

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

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

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

正義介甲也今

者所養非所用索隱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

侮之索隱言人主臨事在用並非非常所

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又非姦邪諂諛

失之變正義韓非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此皆

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

也內外儲按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

制臣下利之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

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

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

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己不同而

詰難之故其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

秦不能自脫索隱說音稅難音奴干反言游說之道為

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

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劉伯莊亦說難曰凡說

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

說之難知故言非吾知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

也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

也索隱韓子橫失作橫佚劉氏云吾之所言無橫無失

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橫擴

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詞理能盡凡說之難在知所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劉氏云關說之難正在於此

乾隆四年校刊

身言卷之二十三

列傳

七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索隱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

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會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舜是為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

情必不收矣

索隱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

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秦孝公志於疆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

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索隱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

名高之節也正義前入必欲厚利而說之以名高則陽

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

其身

索隱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正義前入好利厚

詐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

匿之事如是者身危

正義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入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

也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正義人主有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則身危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

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

正義渥霑濡也人臣事君未滿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行

有功君不以為

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索隱

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沾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則見

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

若下文所云鄰父以牆壞有盜却為見疑即其類也正義說事不行或行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與音

預人主先得其計已功說者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

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索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

以為間故身危正義人主明所出而說者身危疆之以其所

必不為索隱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而止之以

其所不能已者身危索隱劉氏云若漢景帝決廢栗太

言後遂下獄也正義疆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為而故

說者疆令為之人主已營為而說者疆止之者身危故

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間音紀覓反說彼大

乃為刺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韓子鬻權作賣

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重謂薦彼細微之人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正義鬻論其所愛

則以為借資正義說人主愛行人主論其所憎則以為

嘗已正義論說人主所憎惡人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

之索隱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汎

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

其多迂誕文而無當正義汎濫浮辭也博聞廣言順事

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陳言

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懦音乃亂反說者陳言順

情也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正義草野猶鄙陋也廣

倨慢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

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所說謂所說之主也飾其所敬

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而彼自知其計則無

以其失窮之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自勇其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之二十三

則無以其敵怒之

索隱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已

上以致譴怒也

正義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

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索隱概猶格也劉氏云秦昭

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

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

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

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

乙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

索隱按上文言人主

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

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飾其無失

也正義人主與甲同失

大忠無所拂辭

索隱拂音佛大

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

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

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亦

迺後申其辯知焉

此所以親近不疑

正義拂悟當為佛忤古字假借耳

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

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

知盡之難也

集解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

辭正義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為能盡此談說之

得曠

日彌久而周澤既渥

索隱謂君臣道合曠日已久誠著

相須鹽梅

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

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

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

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

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

正義殷本紀

氏滕臣負鼎俎以滋

百里奚為虜

正義晉世家云襲滅

勝秦穆姬也 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

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汙音烏故反庖虜是汙 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 索隱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

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其子鄰父說皆當矣而切見疑非處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正義世本云胡歸姓也括地志云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 廼以

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

胡可伐廼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

說者其知皆當矣 正義當當浪反 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

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

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

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

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

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

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

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

之為蟲也 正義龍蟲類也故言龍之為蟲 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三 列傳

七

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

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幾庶也謂庶幾於善

主逆鱗則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

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

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

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

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集解駟案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

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

臣也王召賈問之賈荅云云迺誅韓非也 申子韓子

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

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

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

卑卑集解駟案自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礪集解駟案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鞠礪深刻

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少恩皆原於道德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迹竄西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三

三

藏本孫元小十小藏

介小十藏而露于谷山誌○周本孫桂縣書云合十小

亦賦景

關氏縣山許息縣志之備以故史古夏虛不匹臨水

對昔下世再世日九子也孫字忠是少心書式五

其祖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子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史記卷六十三考證

史記卷六十四

漢太史

令司馬遷撰

直夫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孫賈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尊以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士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

義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

河上索隱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濟陰正義河上黃河南岸地即

滄德二州北界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

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索隱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

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為官名故尸子曰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六國時有此官將兵扞燕晉之

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

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索隱按旦日謂明日日穰

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立表謂立木為表以

知刻數也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

紀監甲暫反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

表決漏索隱仆音赴仆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入行軍

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

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

其身索隱援音袁枹音孚謂鼓槌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

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

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

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

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

受集解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

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

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謂斬其使者

馬之左驂以御馬在左故也正義駙音附劉伯莊云駙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示也遣使者

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

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

正義比作卑必耳反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

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

度黃河水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

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

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

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

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

高國等索隱田乞田僖子豹亦僖子之族也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

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此文

田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用兵行威大放

穰苴之法正義放方往反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

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索隱謂司馬兵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四 齊世家

三

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衰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薦穰苴武能威敵斬賈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彊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戚

史記卷六十四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司馬穰苴列傳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古

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

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

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未有燕晉伐齊

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也潛王殺之故

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潛王之臣嘗為潛王却燕晉而

戰國雜說遂以為景公時耶習學記言曰左氏前後

載齊事甚詳使有穰苴暴起立功不應遺落也况伐

阿郵侵河上皆景公時所無大司馬亦非齊官遷故

稱田乞田豹由此怨高國若不考信於左氏者蓋作書之人夸大其詞而遷信之爾

史記卷六十四考證

史記卷六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人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且神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為吳將作兵法十三篇

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日子之十三篇

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

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

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

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

長索隱隊徒對反長竹兩反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

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

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

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

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

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索隱趣音促急也使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

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

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

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

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

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

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

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

焉孫武旣死集解駟案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索隱越絕書子貢所著

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著錄正義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

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

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 龐涓忍反龐 皮江反涓古立反

龐涓既事魏得

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

至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

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

正義 今

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

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

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

索隱 弟且也重射好

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 射音石隨 逐而射賭千金

及臨質

索隱 質猶對也將欲對射 之時也一云質謂棚非也

孫子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

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

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

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

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

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

亂紛糾者不控捲

索隱 謂事之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 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

之捲即拳也劉氏

救鬪者不搏擻

索隱 音搏擻謂救鬪 者當善搗解之無以

手助相搏擻則其怒益熾矣

批亢擣虛

索隱 批音白結 反亢音苦浪反

按批者相排批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

也衝擣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

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

索隱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

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

自救是一舉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

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

齊田盼敗梁馬陵計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十二月

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

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

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集解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五十里而

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

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

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

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

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

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

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

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索隱豎子謂賸齊因乘

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

索隱王劭云此

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

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

索隱吮音弋軟反又才軟

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
 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
 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
 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
 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
 在其北集解瓚曰今河南城為直之皇甫謐曰壺
 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脩政
 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劉氏按紂都朝歌
 今孟山在其西今言左

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

人盡為敵國也集解駟案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

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索隱呂氏春秋作商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

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

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

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索隱肅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

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脚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死後留權

蓋治書吳起兵法一十三篇

北并刺兵法一十三篇

圖之十要

孫子兵法

史記卷六十五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孫子吳起列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徐孚遠

曰重射者再射也索隱非

救鬪者不搏擻索隱按擻謂以手持擻刺人也○余有

公丁曰擻義當為擊非矛戟也

批亢擣虛索隱按批者相排批也言敵人相亢拒也擣

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

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梁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

孫子以言之也○顧炎武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

益其航之航同張晏曰喉嚨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

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之虛下文西河守其虛
卽封吳起爲西河守○徐孚遠曰前旣爲西河守矣此
又云蓋雜引而未刪正臣照按徐說非也武侯曰善
卽封吳起蓋加以封耳下乃云爲西河守甚有聲名
卽而不得爲相今并作一句讀遂疑此句重出
公叔爲相索隱韓之公族○臣照按戰國策公叔疑爲
魏公叔痤非韓公族也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
澮北禽樂祚賞田百萬祿之反走再拜而辭以讓吳
起之後則非害起者也此與國策參差不同
史記卷六十五考證

史記卷六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人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

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舉直諫見左氏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

無忌爲少傅

索隱左氏作費無極

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

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
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
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
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
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
益疏建使建守城父集解 駟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
索隱 城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
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
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
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

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

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

太子索隱 奮揚城父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

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

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

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

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集解 駟

詭反 索隱 鄒氏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

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

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

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集解駟案弓執矢嚮使者索隱劉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與君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

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其關在西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集解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張勃

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錄故裴氏注引之溧音栗水名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

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

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

其鍾離居巢而歸索隱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犁羸姓之國

居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

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

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

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

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

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

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

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

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

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

孫伯嚭亡奔吳集解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

宛亦姓伯又別氏卻楚世家云殺卻宛宛之宗姓伯嚭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

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

不得歸索隱公子燭庸及蓋餘也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

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

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

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集解駟案

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

瓦集解駟案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

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集解駟案豫章在江南索隱按杜預云昔

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

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

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概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

擊楚將子常集解駟案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

而前五戰遂至郢集解駟案郢楚都索隱郢音以正反又以井反已卯楚昭王

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郢

集解駟案音云國名索隱走音奏走向也郢古之郢國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今有

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卽是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已自爲

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

員與申包胥爲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

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日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申包胥言聞人眾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

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穆集解駟案穆丘地名在郊外索隱左傳作穆丘會吳王久留

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

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集解徐廣曰在慎縣駟案地理志汝

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

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集解音普寒反又音婆索隱蓋鄱陽也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集解楚地音當是時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

於姑蘇傷闔廬指正義姑蘇當作樵李乃文誤也左傳

世軍郤闔廬病創集解駟案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

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

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

湫集解駟案音椒索隱又如字正義越王勾踐乃以餘兵

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正義土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使大夫種

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索隱劉氏云大夫姓種名非

姓文為大夫官也正義高誘云大夫種姓文氏字子禽楚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

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

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

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

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

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

於艾陵正義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城縣南百六十里本齊博邑遂滅鄒魯之君

以歸正義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

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

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

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
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剿殄滅之俾無
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
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
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
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
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
賊其怨望恐爲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
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
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疆諫

索隱復

皮逼反

沮毀用事

集解

沮自

呂反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

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
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
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
爲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
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
集解駟案

鏤錄于反

日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

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

正義

音祈幾若旣得立

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

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正

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

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也索隱抉音烏充反抉亦決也正義東門謂解門

子胥濤盪羅城開此門有鱗鱗隨濤入故以名以觀越

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

盛以鴟夷革集解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浮之江

中集解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吳人憐之為立祠

於江上正義吳地記曰越軍於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

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壇浦

因命曰胥山集解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

里故云江上正義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

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胥二王廟吳王既誅

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

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

臯索隱音拓臯杜預云地名在淮南遂道縣東南

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正義在汴州封

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索隱左傳太子名友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

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

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正義紀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

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正義

葉式涉反杜預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

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集解徐廣曰潁川鄢陵是正義鄢音偃括地志云故

鄢城在豫州鄢城縣南號為白公集解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正義括

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亭故正義括

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白公

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

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

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

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

曰索隱左傳作子期之子平見曰王孫何自礪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

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

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索隱左傳作子期也石乞

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

者屈固集解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

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負楚惠王亡走昭

夫人之宮索隱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是也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

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正義左傳云白公奔而縊

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尺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

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尺處遂亨石乞而求

惠王復立之索隱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

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窘音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士夫
求殞反

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

道者哉白公白公之封號也去山中自號

索隱述贊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

隱員獨忍誦志復冤毒霸吳起師伐楚逐北鞭尸雪

恥抉眼

棄德

史記卷六十六 伍子胥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伍子胥列傳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索隱舉直

諫見左氏楚世家○臣照按舉直諫見楚世家左氏

無之左氏載直諫者伍參也

遂滅鄒魯之君以歸○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

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句相刺謬疑

文有誤

史記卷六十六考證

史記卷六十七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

廟圖作七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索隱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

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集解馬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一

日子張才過人參也魯集解孔安國曰魯

失於邪僻文過集解鄭玄曰子路之行失於

日愚直由也嗙集解論語先言柴次參次師次由今傳序之

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

殖焉億則屢中集解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

虛中而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

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

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

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子於衛蘧伯玉集解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

終蓋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集解大

玉之行集解大戴禮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

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

平仲之行也索隱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

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

下惠集解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銅鞮伯華介山子

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集解駟案大戴禮曰孔子云國

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方不忘其親

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說苑曰孔子

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

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自老子及公綽

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二

仁孔子曰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集解馬融曰克已約

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集解衛瓘曰非大賢樂

索隱衛瓘字伯玉晉太保亦注論語故裴引之一簞食一瓢飲集解孔安國曰

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集解孔安國曰顏回

不改其回也如愚集解孔安國曰於孔子退而省其私

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集解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集解孔安國曰

止則止唯我與顏回同也樂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

是行正義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語疑釋十卷論語駁二卷

蚤死索隱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王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三

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卒時孔子且七十也今此為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

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為

設事之辭按顏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論語為設詞

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集解王肅曰顏回

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集解何晏

日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

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集解鄭玄曰孔子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

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集解陳羣曰

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

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是不仕大夫不食汗君之祿也

如有復我者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三

集解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

必在汶上矣集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集解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

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集解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

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集解包氏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仲弓問政

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集解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集解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

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集解包氏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

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集解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

不害於子之美

冉求字子有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

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集解孔安

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

吾不知也集解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

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集解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

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集解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

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集解鄭玄曰言冉

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集解徐廣曰尸子日子路卞之野人也

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

玃豚集解駟案冠以雄雞佩以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索隱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

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為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

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

孔子曰先之勞之集解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

勞請益曰無倦集解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二事無倦則可子路

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

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集解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

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索隱充字弘度晉中書侍郎亦作論

語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集解孔安國曰前所

聞不得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集解孔安

並行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集解孔安國曰片猶

偏信一言折獄者唯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集解樂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集解孔安國曰衣敝緼袍集解孔安國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

室也集解馬融曰升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

溺荷蓀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集解孔安國曰子路為蒲大夫

索隱蒲衛邑
子路為之宰 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

汝恭以敬可以執勇集解駟案言恭謹謙敬

以比眾集解駟案音鼻言寬
大清正眾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賸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蕢賸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索隱

服虔云為孔悝之邑宰蕢賸乃與孔悝作亂索隱左傳蒯賸入孔

於蒯疆與之盟而立蒯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

公出公奔魯而蕢賸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

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

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

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

造蕢賸蕢賸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

殺之蕢賸勿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賸懼乃下石乞壺

廩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

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

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為孔

子侍衛故侮慢之人不

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於孔子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索隱左傳子

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

幸予字子我集解鄭立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

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集解馬融

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

桑柘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

火各異木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集解孔安國曰旨美也

安則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集解馬融曰生未三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

也集解孔安國曰自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集解

天子達於庶人包氏曰朽腐也集解王肅曰朽墁

也集解王肅曰朽墁糞土之牆不可圻也集解王肅曰

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集解王肅曰

成也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謂仕齊齊都臨

與田常菑故云為臨菑大夫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索隱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

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而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

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集解孔安國對曰

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

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集解孔安

器用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集解包氏曰瑚璉黍稷器夏

之貴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器之貴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集解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

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集解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

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集解鄭立曰怪孔子所至

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集解鄭立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

諂何如孔子曰可也集解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

好禮集解鄭立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

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

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索隱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

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

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越絕書其泄字作淺其

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

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

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

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

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

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

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
主破國以尊臣集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
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
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
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
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
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
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
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
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
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
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
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
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
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
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
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

矣且王必惡越

索隱惡猶畏也

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

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

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

索隱王劭按家語越

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

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

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

集解駟案徼結堯反

王肅曰激射其志

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

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

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

於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葬

集解駟案虛音墟葬音莫朗反索隱

有本作棘
恐誤也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

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

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

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

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

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之矛

劉氏云一本無此字屈盧矛名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

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

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

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

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

應卒索隱卒謂急卒也言計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有非常之事兵不先辨不可以

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

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

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

齊人戰於艾陵索隱左傳哀公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

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索隱左傳黃池之會

在哀公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彊晉人擊大敗吳師越王聞

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

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十一

戮其相

索隱左傳越滅吳在哀公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

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好廢舉與時

轉貨貲

集解駟案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貲利也

索隱家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云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

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

索隱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武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是

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

正義括地志云

在兖州即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在泰山郡孔子過聞絃歌

之聲孔子莞爾而笑

集解何晏曰莞尔小笑貌

曰割雞焉用牛刀

集解

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

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集解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則易使

孔

子曰二三子

集解孔安國曰從行者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集解

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

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

集解駟案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小商索隱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故

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

集解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

子曰繪事後素

集解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

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集解何晏曰孔言繪事後曰禮後乎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

矣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集解包氏曰能發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集解孔

言俱不安國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集解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孔子既

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索隱劉氏云今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

室學堂在也正義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

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東故號龍門河為西

河漢因為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

山崖壁五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

頂隨國集記云此為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

神祠今為魏文侯師索隱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

見在易又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

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

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

之咨問其子死哭之失明國政焉

顓孫師陳人索隱鄭玄目錄陽城人字子張少孔子四

十八歲子張問于祿集解鄭玄曰于孔子曰多聞闕疑

慎言其餘則寡尤集解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多見

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集解包氏曰殆危也所見言寡

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集解鄭玄曰言行如此他日從

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

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集解鄭玄曰

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

乾隆四年校刊

其倚於衡夫然後行

集解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

倚於車軛子張書諸紳

集解孔安國曰紳大帶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

在家必聞

集解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

集解馬融曰常有謙

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

在國及家必達

集解馬融曰謙尊而

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集解馬融曰此言佞

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

集解馬融曰佞人黨

多

曾參南武城人

索隱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 正義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

子游為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也 字子與少孔子四十

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正義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

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提三尺 躡轂百乘然猶

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

集解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 正義括地志云延津在滑州靈昌縣東七里注水經云黃河

水至此為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

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 武城人

正義括地志云在兗州

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

為材薄既已受業而退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

大夫

集解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

索隱今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四

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

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家語子

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今

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按澹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宓不齊字子賤集解孔安國曰魯人正義顏氏家訓云

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密較可明矣處字從音呼寧從音綿下俱

為必世傳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家語少孔子三十

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集解包氏曰如

安得此子賤為單父宰正義宋州縣也說苑云宓子賤

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理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

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宓

子賤曰我之謂在人子之謂在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家語云不

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

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集解鄭玄曰魯人索隱家語云宋子思問

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集解孔安國曰穀

祿君無道而在其朝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仁乎集解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孔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弗知也集解包氏曰四者行孔子卒原憲亡在

草澤中索隱家語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

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

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索隱家語魯人名孔子曰長可妻也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雖在累紲之中集解孔安國曰累黑索也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集解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

南宮括字子容集解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家語作南宮蓋居南宮問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集解馬融曰禹盡力於溝

位其徒寒泥殺之因其室而生奭盪舟集解孔安國曰羿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正義羿音詣盪大浪反俱不

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

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集解孔安國曰賤不國

有道不廢集解孔安國曰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

之玷集解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於以其兄之子妻之集解孔安國曰

公皙哀字季次集解駟案孔子家語云齊孔子曰天下

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索隱家語云未嘗屈節為人臣

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蒧字皙集解駟案蒧音黠孔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

舞咏而归

子路曰盍各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咏而归

子路曰盍各言爾志

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咏而归

舞雩詠而歸

集解徐廣曰一作饋駟案包氏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

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

爾嘆曰吾與蒧也

集解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集解駟案音遙繇音由

字路路者顏回父

索隱家語顏由字路回之

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顏氏之子也父子

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

集解孔安

國曰賣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

行

集解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

正義具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

於瞿瞿傳楚人馯

集解徐廣曰音寒

臂子弘

正義馯音汗顏師古云馯姓也漢書

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

集解駟案矯音橋疵自移反

正義漢書作橋庇云魯人顏師古云橋庇字子庸

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

正義豎音時與反周豎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

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

正義

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淳于國羽傳齊人田

子莊何

正義儒林傳云田何字子莊

何傳東武人

集解徐廣曰屬琅邪

王子中

同

正義括地志云東武縣今密州諸城縣是也漢作王同字子仲

同傳菑川人楊何

正義

漢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楊何凡八代

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

集解鄭玄曰衛人

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

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

宰正義括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孔子曰賊夫人之子集解包氏曰子羔學

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

然後為學集解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

者集解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集解鄭玄曰魯人也正義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集解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

究孔子說集解鄭玄曰善其志道深

公伯僚字子周集解馬融曰魯人正義家語有申繚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

子不責而云命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集解孔安國曰季孫信譖恚子路也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集解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

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

何詩曰

司馬耕字子牛集解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集解孔安國曰訥難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

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集解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

也不難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集解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

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集解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集解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

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

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

集解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

夫如是則四方之

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集解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民

乎負子之器曰襁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有少孔子三十三歲不同

少孔子十三歲

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集解馬融曰人知禮

貴和而每事從和不可以行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集解何晏曰復猶覆

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禮非禮也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集解孔安國曰因親也言

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

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集解駟案毛傳

日畢濁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

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

正義家語云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

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

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九

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集解駟案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集解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

齊冉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集解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

益曰與之庾集解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集解馬融曰十六斛

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

子周急不繼富集解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音其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

集解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

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

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

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集解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

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集解孔安國曰以司敗之

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集解駟案鱣一作鯉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集解鄭玄曰魯人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集解駟案魯一作曾家語曰魯人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正義家語云子皙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集解鄭玄曰楚人正義家語云衛人孟子

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

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

于左索隱家語此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

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直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又有林放蘧伯玉

申枨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集解鄭玄曰魯人正義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正義句音鉤

秦祖字子南集解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字子歛集解駟案哆赤者反鄭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正義孔子在衛南子招夫子為次乘過市顏高為御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集解鄭玄曰秦人

商澤集解駟案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集解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集解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正義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孔子世家

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集解鄭立曰齊人

秦冉字開

正義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此等惟三十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直三人

公夏首字乘

集解鄭立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哲

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

集解鄭立曰魯人或曰晉人

顏祖字襄

正義魯人

鄒單字子家

集解駟案鄒苦堯反單音善徐廣曰一云鄒單鉅鹿有鄒縣太原有鄒縣

句井疆

集解鄭立曰衛人正義句作鈞

罕父黑字子索

集解駟案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集解鄭立曰楚人正義家語云魯人字丕茲

申黨字周

正義魯人

顏之僕字叔

集解鄭立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集解鄭立曰魯人正義縣音立

左人郢字行

集解鄭立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誤耳

秦非字子之

集解鄭立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集解鄭立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集解鄭立曰齊人

原亢籍集解駟案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正義魯人

廉絜字庸集解鄭立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集解鄭立曰魯人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年相比二孺子俱

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集解鄭立曰魯人索隱家語字稱

狄黑字哲索隱家語載本各異

邾異字子歛集解鄭立曰魯人索隱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邾異邾音圭

所見各異

孔忠集解駟案家語云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索隱家語載亦同此

公西蒧字子上集解鄭立曰魯人索隱家語作子尚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教興闕里道在陬鄉異能就列秀士升堂依仁遊藝合志同方將師宮尹俎豆琳瑯惜哉不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七 列傳

三

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三子論聖人賢于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蠡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鴟夷子皮告田常遂殘宰我此說尤爲無稽是以蠡爲助田氏爲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容齋續筆

矣曰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

公夏年二十八矣是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

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

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

又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

矣方爲諸侯師豈其然乎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正義堂高九仞棖提三尺軀轂百

公乘○軀韓詩外傳作轉十三歲○軀炎左曰軀軀書

司馬耕○家語耕上有黎字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歲

梁鱸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

伯虔○虔家語作處百察字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顧炎武曰按漢書

注公孫龍趙人爲堅自異同之說者與平原君同時

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且云少孔子五十三歲則

當田常伐魯之年僅十三四歲爾而日子張子石請

行豈甘羅外黃舍人兒之比乎夫二十一平而爲君

漆雕徒父○家語名從

公堅定○堅家語作肩

熒旂字子祺○家語旂作祈祺作顏四效其子卒親于

步叔乘○朱彝尊云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

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

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

少叔乘係複姓

原亢籍○亢家語作忼或作桃

樂欬○欬家語作欣

叔仲會字子期索隱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朱

彝尊云魯峻石壁畫像云少孔子五十歲

